

上海人民出版社



心灵瞬间

何怀宏



心灵瞬间

■ 何怀宏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邵 敏

封面装帧 赵为群

心 灵 瞬 间

何怀宏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联合科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4 插页 4 字数 73,000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8-02425-1/G·369

定价 7.00 元

蚂蚁的寓言(代序)

《红与黑》的结尾，于连被判死刑后想到：

“啊，十九世纪呵……一个猎人向树林里放了一枪，他的牺牲品落下来，他奔过去捉它，他的靴子撞在一个蚂蚁窝上，毁坏了蚂蚁的巢穴，而蚂蚁和它们的卵就向四面飞开去。……这一窝蚂蚁中顶顶聪明的哲学家也决不能理解这个巨大而可怕的黑的东西，这双猎人的靴子是什么，它突如其来地冲进了它们的巢穴，还伴随着一声可怕的轰响，和一来红色的火光……”

现在我们继续这个寓言：

啊，二十世纪呵……巢坏以后，许多的蚂蚁和它们的卵向四面飞去，那些成蚁落下来以后，就开始紧张地爬来爬去，寻找它们已不复存在的家。但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将从卵中诞生的新蚁。这些卵散落在高高低低，许多大小不一的树下，一只只新蚁从中降生了，它们没有对过去的记忆，它们要开始新的生活，假设其中的一些蚂蚁非常奇怪地有了新的念头，想一生尽可能地爬得高，但对它们这一毕生的目标最重要的一个外在条件——是恰好落在一棵高大的

树下，还是不幸落在一棵矮小的树下——却非它们自身所能选择。

而这之后的事情，就将由它们自己来决定，它们开始爬了，开始寻找一棵树，大概它们都是先向离自己最近的一棵树爬，它们也只能这样，因为它们自己的第一个，也是对它们一生最为重要的自我选择，恰恰发生在它们一生中最缺少经验和智慧的时候。

它们开始向上爬，速度很慢，它们的生命长度和树林的平均高度大致相应，有的蚂蚁可能一生都爬不到树的顶端——如果一个脚力差且又有些懒惰的蚂蚁恰好爬上了一棵高大的树。在爬的过程中，它们不断面临着新的选择：在每一个树干分叉的地方，在每一根桠枝伸出的地方，它们都可能停下来想一想，然后决定往哪一边爬。然而戏剧性的情况又出现了：越是在它们较缺少经验和智慧的时候，越是需要它们作出对它们一生较为重要的选择。

一棵伞样形状的树，越是靠下的树干和桠枝越粗，预示着较大的机会或较多的可能性，而越是靠上的桠枝则越细，

预示着较小的机会或较小的可能性，在一棵树那里，机会和可能性的排列是由上而下增长的，越近底部越大；而一只蚂蚁是由下往上爬的，它的经验和智慧也是由下往上增长的，越靠底部越少。

于是，在蚂蚁们面临机会最多的时候，它们的智慧却最少，而在它们最为成熟和聪明的时候，它们所面临的机会却最少。

那么，假设现在有一只勤勉的蚂蚁，却停在了一根并不高的桤枝上。它已经爬到头了，然而它望望旁边，旁边有许多树高高地立着，望望自己这棵树的上面，上面还有许多桤枝向上伸去。它不幸的是摊到了这棵并不高大的树，而且又爬上了这根低矮的桤枝，这桤枝在分叉处本也是粗壮的，不幸的是它竟不向上而是平伸着长，甚至略微有些下斜，而它余下的生命也已经不允许它去换一根桤枝，更不要说换一棵树了，那么它会感到悲哀吗？它会在枝头悲叹吗？或者它应该为底下还有更矮的桤枝而感到庆幸？为自己的努力而感到安慰？如果它看得到树底下另外一些根本不攀爬

高而在地下忙碌觅食的蚂蚁时，它会不会转而羡慕？它还会执著自己的追求吗？它还有没有飞跃的可能，也就是说生出翅膀的可能？

我们说过了，这只是一个寓言。

你也可以继续它。

目 录

蚂蚁的寓言(代序).....	1
----------------	---

1978

荒野疾行.....	3
前记.....	3
早春.....	5
晚春.....	8
初夏	11
盛夏	15
一件往事	21
四个女孩	27

1986

都市散步	33
惶惑	33
寻路	37
行走	43
风景	48

路遇	52
归途	58
列车上	63
寂寞	69
生命与书	72
夕阳的宁静	75
梭罗和他的湖	78

1994

山中日记	93
书斋	100
老友	103
四季	108
叠印	111
雪画	114
雪人	117
后 记	120

1978

荒野疾行

前 记

1978年的2月21日到7月16日,我住在天津与渤海之间的一个干部学校里,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原野,默默地躺着,耐人寻味地荒着,只散落着几处海洋石油基地勘探队的活动房屋,我还记得到达之后第二天的日出时间是:6点58分。

在白昼逐渐加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很快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必定出去快走一个小时,姿势在一个目击者看来,就像“一头脱网而逃的野兽”。从我拿着一根随手捡来的棍子,沿着坑洼处结了薄冰的废渠抽打路边干枯的柳条起,一直到渠中溢满了水、野草丰盛得几乎高过头顶的时候,我都住在那里。我目睹了草木的泛青和转成深绿,凝视过蜘蛛的结网和捕捉,咀嚼过树林里的槐花,沐浴过突如其来的暴雨,听见青蛙的齐鸣和其中一只突然被蛇扼住脖子的怪声,那时我每一天都有这沉浸的一小

时，这一小时就构成了一天生活的灵魂。于是，我生活的一切方面就都带有了—种快的节奏，在这快节奏中又有一种常驻的东西。

那么一大块原野为什么荒着？至今我也不是太清楚。但在那年夏天打马草时我稍微明白了一点，原野上长着丰富的草，那时的马草一毛钱一斤，比种高粱还合算。

那时也正是我生命的第二个年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的脚力不错，在疾行中，思想也似乎活跃起来，对自然界的敏感也渐渐地苏醒了，达到了我青春最好的状态。白天读规定的哲学等功课，晚上演算自己找到的高考数学习题直到深夜，而这傍晚的一个小时疾走就使两者得到了一种恰当的平衡，时代也恰好走到旧的一个结束、新的一个开始的门槛上，一切都在变动：思想、情绪、感觉；一切都在苏醒：肌肉、大脑、心灵。

就这样，年轻的生命、辽阔而荒芜着的原野、一年里最有希望的季节、正酝酿着历史性变化的时代、从繁忙的日常工作逸出而突然获得的大量闲暇、对真理和美的渴求、朦胧初生的爱情、面对突然出现的机—会自身却被约束的处境，等等、等等——这些就构成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东西，它们都是当时的原始记录。我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它们从当时的日记中摘录出来，仅以时光大致分类，从而使它们至少有一种个人心灵自然史的意义。

早 春

想念南方

春天,这是春天,然而在大地上还没有春的信息。

这儿柳丝还没有发芽,下过几次雨之后,地下的盐碱翻上来了,白白的一片,像下过小雪一样。

这儿柳丝还没有发芽,那儿,发芽了吗?

想念南方。

在南方的田野里,有大片大片的红花草,开花的时候,在微风中,似乎一闭眼,它们就会“叮叮当当”地敲出声音来,像精巧的键盘,大自然的手在弹奏着它。

现在,当红花草只在梦里摇曳的时候,有人从南方给我寄来了一帧“梅花”。

我题上了两行字:

在冬天里开放,

但她却属于春天。

想念南方。

视线不受障碍

现在,我站在这里,无论向东、向南、向西、向北,都是坦荡无垠的原野。

在任何一个方向,我都可以看到地平线,无论向东、向

南、向西、向北。

我可以知道日出日落的准确时间了，世界对我从没有如此慷慨。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围墙，没有任何穿制服、戴标记者，我可以放开步子走去，无论向东、向南、向西、向北。

以真诚的态度去追求真理

倒也不是疲懒无力，我的力很旺盛，但似乎要寻求一种什么形式来满足。

因为春天快到了，这里的风很温暖吗？因为寂寞，因为想到了远方，想到了可以谈论，甚至可以把头枕在她的膝上说出自己的一切苦恼、愤激、软弱之情的人吗？

或者还是在于，我有点不在乎了，真理是躲着的，人不相信真理也可以活着，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探讨没多大必要了。

我并没有细究，就很自然地认定一个真理，这是源于一种可恶的耐性和懒惰？……

我们对生活中许许多多的明显的自相矛盾竟然熟视无睹，这也是一种不自觉的虚伪？一种最可恶的虚伪？

首先要以一种真诚的态度去追求真理。

难道我可以因为“它是事实，因而它是必然的”来背对真理吗？可以吗？背对真理还可以找到一些什么心灵庇护所？……

我想现在我的主要任务是积累材料、整理材料，我还不

可能明确地确立自己的思想，当然宣布自己确定了是容易的，但那只不过是儿戏，在实践的压力下很容易又转向反面。我可以写下一些感想，但主要是做大量的摘录，大量的原文摘录，自己只按它们的内在联系稍稍整理归类。

要不，你写下的思想不过是人家嚼过而唾出的渣滓。

到时候，有一代人的叫喊肯定是无疑的，但什么时候，喊出什么来呢？我并不奢望那时我还是年轻人，我只希望到那时我的心灵是年轻的，就够了。

永远不是次者

我还没读过大学，却已经在想报考研究生了，假如有人问我能不能考上，我将怎样回答？

我将说，我问了很多次自己，我如果成为一个研究生，我能不能胜任，我会属于较差的一类吗？如果不行，如果我是因为别的原因作此尝试，我还不不如现在就停止一切；如果我
我觉得行，我有胜任的决心和自信，那么我为什么要费神于
考得上考不上呢，我只是去迎击困难，去击碎它！我总是
这样问自己，中午、晚上睡不着觉，而我每次的回答都是肯定
无疑的。

主啊，他是这样一个人，你不断把他放进更高尚、更智慧、更有力的人群里，他都不会是次者。

精神的饥渴和恐惧

我感到极度的精神饥渴，没有书读，没有谈者，我为到

处碰到庸俗和浅薄的言论和行为而感到透不过气来，我把棉袄脱下来蒙住头睡觉，这只是更增添了闷气——陷入了来此地后第一次深沉的忧郁。

我仍然读着自己带来的书，可是这不会维持很久的。

我如果有自己的房间至少也好多了。集体讨论——无非是用一些概念去模糊另一些概念罢了，我真是见鬼了！而人们还津津有味。

我担心我会变得很平庸，很平庸，很平庸，现在我感到自己特殊，而再过十年，我就不会再感觉到这一点了——为什么我要现在在这里使自己感到特殊，感到骄傲呢，我宁愿不要这种骄傲、自豪，我宁愿使自己感到平常，马上到使我能感到我不特殊、我很平常的环境里去，如果我骄傲的话，我也不因为自己而骄傲，而为一群人骄傲！

晚 春

槐 花

正是蓬蓬勃勃的春天。

吃过晚饭，我到外面去散步，独自一人沿着水渠走，渠岸上长了一排不高的槐树，有刺的枝干，光滑呈圆形的叶子，小时候常拿它卷成圆筒来吹的，叶子中间刚刚长出一小串、一小串的槐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树越来越密，空气中到处有这样一种清香了。太阳下去了，天还是亮着，青蛙叫